



## 家，人

職能治療學研究所二年級 蔡函恩

又要上台北了，這幾趟回家時常感到幸福，想留下點紀錄。

買了張貴三百塊，但能提早一小時回到家的票。因此能在家多吃一頓晚餐與水果、和爸爸一起看了兩齣《錦衣之下》。

真幸福哪。

原本沒有安排要回家拜對年的，但因為疫情，美國大姨不好回來了，媽媽於是問我要不要回家。因而又能回東港一趟，跟阿嬤說說話。看到原來神主牌的背面是這樣子呀，一起折著金紙看灰燼風化。

真幸福哪。

妹妹說我帶回家的生巧克力很好吃。今天她正好放假，我們一起吃了頓飽飽的午餐，把昨天晚上羊肉爐的湯和菜變成湯麵，一起看了新番動畫《地縛少年花子君》，還從她那裡問到好幾首好聽的英文歌，過程完全沒有吵架。

真幸福哪。

今年是我睽違了好幾年，第一次回阿公家守歲。

在阿嬤確診後的好多個農曆年，我都是和阿嬤一起，兩個人在東港過的。有幾次大姨也跟我們一起，就又再稍微熱鬧些。

人少少的，但每年都覺得很幸福。

我是被派去幫阿嬤端東西上下樓的，但是每次睡醒（被阿嬤叫醒）阿嬤都已經神奇地從菜市場買回了各種物品、把許多事物安頓好，只差我再多爬兩趟樓梯了。

再早幾年，阿嬤甚至會自己爬上 A 字型的梯子貼春聯，我的任務是在她爬上去的時候扶著梯子，然後退到後面，看左右再怎麼細調一些。

春聯，要是紅色的底，黑色的字，字裡不必大富大貴，但求平安健康；要用漿糊黏，不可以用雙面膠，明年才好洗起來。

後來我們的任務交換了，我在梯子上，阿嬤幫我看。

我很享受和阿嬤一起把春聯貼正，到最後看著大門的過程。好像那是一個儀式。把大紅色的春聯正正地、美美地，貼在白磚與藍色的鐵捲門之上，就又能有美好的新的一年了。

然後阿嬤會在神明廳唸經、會在房間和廚房聽收音機、會吃鈣粉和富麗顏素、會說服我吃，但又沒有成功。

阿嬤的按摩椅被陽光、窗簾、微風和收音機裡傳出的廣播包圍著，二月的南國是溫暖的，閒聊幾句之後，就能聽到阿嬤的鼾聲了。

吃飯時間，餐桌上一定會有一大鍋炒米粉，有新鮮的、向姨婆買的魚，和一鍋的滷肉。偶爾也會有農會送的香腸，阿嬤會評價今年香腸的口味，和去年比有哪裡不一樣。每道菜我都吃得津津有味，阿嬤會說我什麼都嘛好吃、知道嫌就沒得吃了。但也不是這樣，我明明不愛吃炒米粉的，只有阿嬤的炒米粉，餐餐吃、年年吃，炊了再吃，怎麼樣都好吃呢。

我還記得那年阿嬤幫佛桌上的阿彌陀佛換了身新衫，白底的緞面上有金邊素雅的刺繡，一身的蓮花，很是好看。兩旁的蓮花燈座也好漂亮。花瓶裡的一直都是香水百合，那是早逝的阿舅喜歡的花。

阿嬤會挑幾根好漂亮的青蔥，用紅紙捆起來，放上供桌。後來紅紙用完了，聰明的阿嬤乾脆改用紅色的電火布，直接繞圈黏上，漂亮又堅固。

青蔥的旁邊有白飯、有紅蘋果，所有的東西都擺得整整齊齊、漂漂亮亮。

而我看了那麼多年，竟記不得蔥上的紅紙圈該捆做三段或兩段了。

今年，會在很多細瑣的時刻排山倒海地想念阿嬤，在眼淚撲簌簌掉的同時，感到既幸福又害怕。覺得自己還能深刻地記起這些種種，真好啊，拜託就這麼深深刻在腦子裡，別不見了吧。

於是就像小時候睡覺，阿嬤會靜靜地端詳、研究我們的睡姿那樣，這幾次回家，我也好認真地看了看大家。

真幸福哪。

過年的情緒太澎湃了，不好記下，而且後來看完了《俗女養成記》，大笑也大哭了一場，也算得到了宣洩。

但還是想寫下來，就趁著這次，在高鐵上寫吧。

就像俗女養成記一樣，我是這麼長大的哪。